

東吳大學三月份「縱橫論壇」優選作品（12篇）

主題：作文使用火星文錯了嗎？

【蕭秀琴／中四C】

每個世代都會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特殊文化，而「火星文」，即為現在青少年流行的次文化之一，它是時代演化下的產物，在眾多溝通方式中的一種語言，沒有絕對的好與壞。

「火星文」是在不同語言中，以形、音、義的相似性，所引申出新意義的一種語言表現方式，這是在「同儕效應」的影響下，或基於新奇的原因，使學生們快速的融入此語言，對於青少年們，我們應該積極地肯定其豐富的聯想、創意力，並鼓勵他們將這樣的精神發揮到學業上，不要一味地否定他們的想法。

現在「火星文」正流行於青少年的生活中，造成大眾擔心學生的文字能力，甚至在努力設想如何矯正這股歪風，但這是否和火星文的出現存在著絕對的關聯，是無法確切證實的。其實，若學生缺乏作文課程的訓練，又不喜歡閱讀，作文能力當然會下降。而不善表達出自己的意見，不能正確的運用語言，中文能力低落的現象當然層出不窮

雖然兩者無絕對關聯，但在正式的作文寫作中，仍不應該使用「火星文」，必須讓學生有分辨的能力，知道在作文與網路聊天中，使用的文字會有不同，使他們知覺「火星文」是流行於青少年間的一種次文化，並非普遍的語言，所以不適合在作文中使用，而且仍處於文字學習階段的學生們，應該是要以正確、適當的遣詞造句，合乎邏輯的用字方式，來寫出一篇文章。

【黃詩倩／中進一】

「相思欲寄從何寄？畫個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裏。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

這是清朝有趣的圈圈詩，講得是女子思念男子，偏卻不通書墨，只得滿紙畫滿了圓圈，有大有小有雙圈有破圓。若不是有好事者題詞於上，誰能解其意？這段佳話也就難流傳至今。

這也有點像是今日的「火星文」，是因應時代潮流，在媒體圖像化的影響下，所產生的奇妙文字，(既然都被稱做「文」，姑且也列於文字之列)，所以，作文使用「火星文」錯了嗎？我覺得只能稱做錯置。

「火星文」的由來源自網路，那麼也該用於網路、止於網路，畢竟那些圖像化符號的意義，是僅限於頻繁使用網路用者，甚或更狹隘的是聊天室、及時通、網路遊戲者才會時常接觸到的符號，那麼又要如何讓廣大的群眾，全部了解那一個笑臉、三條斜線的喜怒哀樂？

文字、符號的先決條件，是要大眾有共同的認知，能溝通理解那每一個字的意義，如果是屬於非絕對大眾的符號文字，是否合適出現在一個需要共同認知評

分的作文卷上，的確需要思量，所以我說「火星文」不是個錯誤，但出現在作文上絕對是佔錯了位置。

讓「火星文」的創意揮灑在它應有的網路畫布上，而讓我們的文稿仍然充滿華美而醉人的辭藻吧！

【謝良駿／法延 B】

在火星文被全面撻伐的此刻，且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觀察。

火星文的表達方式，不過是種跳脫一般習慣的「文字使用」罷了。

姑且先不為這現象下價值判斷。事實上，語言的使用，本是具有流動性。語言是社會約定成俗下的產物，當人們習慣了、就成為我們的語言，而有它固定的用法。然而，一個不同於習慣用法的文字表達，就一定代表它錯嗎？那倒未必。綠色的綠是形容詞，但王安石在「泊船瓜州」卻非如此：「京口瓜州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這麼使用，使文字更加傳神，故我們肯認這種「轉品」修辭。但在獲得人們普遍認同「轉品」前，這又何嘗不是「另類」的用法？英文的 caption 原有「抓取」的意思，到了十九世紀，美國卻把它用來當新聞報導或書中章節的「標題」。當文字開始脫離傳統用法時，或許可以說它是錯誤；但從另一角度想，這也是文字演進的過程之一，怎知百年後的未來，它不會受到一般社會的認同呢？

行文至此，似乎肯定了火星文？倒也不是。要強調的是，語言的用法非如科學公式固定不變，完全對火星文現象給予非難，似乎過快作價值判斷。只是，火星文出現在考試作文上，我們要好好反省，為何年輕一代的國文程度低落，且不懂如何區分「正式場合寫國文」與「非正式場合用火星文」？也許，從事第一線教育工作的老師們，要再多思考一番了。

【陳中寧／政碩四】

運氣 不好

周遭的人們，通常懲罰者拋著石子，石子擊打著名為「運氣」的作文。她無辜嗎？當然她不無辜，因為是她是個「測試者」，評鑑著悠悠中華下的美好語言，但她卻沾染了番邦語言「火星文」。

她主掌分數的判決權，她的一舉一動影響著無數考生的命運。被放在這個位置，就必須守著貞操、必須使用純白潔淨的語言：一個正常、傳統的語言。怎麼可以使用那些不三不四的污言穢語呢？眾人怒叱：火星的蠻夷之文怎可佔據中華語文的考試卷？

「運氣」哭喊著，卻沒有人聽的見：「我明明是在『改錯』，我明明說那是個錯誤，我在抗拒，我是如此守衛著自己的貞節」。周遭的人們，沒有摀住耳朵卻也聽不見。

他們只看到了「運氣」的不自愛、不純潔。縱使是在推開浪蕩子的騷擾，「運氣」依舊是個蕩婦；更看到她使用了番邦的文字，令眾人恐懼而憤怒。如同帶來

瘟疫的女巫，詛咒著考卷的分數。所以擊打她、焚燒她，要毀滅瘟疫的根源。悠悠中華不可以沾染上這些污點；而考卷上的分數更不能因為這個蕩婦而少了一點點。

丟石子的人們理直氣壯的說道：「我們是在捍衛悠悠中華的文化傳統，我們是在捍衛我們的孩子與美好家園」。「守衛地球、抵抗火星」，人們的背後舉起了豪華而壯麗的旗幟。處刑過後，戰士回到家門前。門後的房間，被守護的孩子伏案苦讀，多一分，就會有更美好的明天。

【陳婉宜／中三 B】

日前學力測驗考題，因為將「火星文」列入出題內容，引起廣泛爭議，普遍認為青少年次文化的網路用語不應該出現在此種考試內容中，反對意見來勢洶洶，皆視「火星文」如洪水猛獸，難以登大考之堂。然而「火星文」真的如此罪無可逭嗎？

隨著網路蓬勃發展，手寫文字的頻率逐漸減少，書寫平台由紙筆轉變為鍵盤螢幕，遂慢慢發展出另一套文字的演變。「火星文」是種統稱，其範圍包括了網路上許多非正式文字的用語，在只見文字不聞聲響的情況下，文字輸入可以簡略，看懂意思就好；為了增加趣味與獨特性，別出心裁的字詞語彙，紛紛以各種語音的音譯方式出現。正如同 B.B.CALL 初問世時，受限於只有數字介面，於是以「520530」代表「我愛你我想你」。「火星文」的出現亦是表達媒介的改變，相較於正確的語文用法的确難以閱讀，但實在無須背負這樣莫大的罪名。

使用「火星文」並沒有錯，錯在使用的時機與場合，在作文中應有的行文模式與網路閒聊的用法不能混為一談，大考中心將其列為考題，出發點應是讓學生知悉此種語文用法的不適用性，此類書本上沒教的事能不能考？當然能，而且更能讓考生明瞭兩者間的差異與使用時機。

【林國喬／德文四】

文字作為可視的語言，應具備二要素，一是達到溝通的目的，二為根據所處的時空環境切換操作方法。也就是說，當場域 A 的人約定俗成採某特定文字溝通時，場域 B 的人就必須透過某種修正來溝通。

在崇尚獨立自主以及傳媒科技進步的時代氛圍下，具像化的「火星文」挾帶網路載體的優勢成為一種新興的語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入侵我們熟悉的寫作模式，青年次文化替火星文制定一套看似具邏輯演繹的架構。然而，「火星文」可以因此成為普遍寫作文體嗎？

首先，「火星文」沒有公認的標準來遵守，也過於妄斷與任性，使用者根據自己習慣進行書寫，只有在場域裡熟悉該文字操作的特定族群才能有效溝通，這麼一來即失去大眾溝通的初衷，徒增臆測的謬誤。再者，中國文字之美在世上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十口思，思國思民思故鄉」「八目尚賞，賞花賞鳥賞明月」，千錘百鍊的中國文字自是有一番意境幽遠且蘊涵豐富的美感。

然而，符號化的「火星文」倒也不是件壞事，用火星文溝通時，有種把旁人抽離並沈浸在與特定群組你儂我儂的前衛神秘感裡。總括來說，如果火星文發展到將來某一天壓倒性地勝過這世上任何一種強勢語言，翻查字典時，翻到「O」檢索還會看到「Orz」，並有其發音標準以及造字造詞的文法典範，拿來當成寫作文體豈有大礙？！替台灣在歷史記上一筆，這也不失美事一樁。

【王銘岳／政治延】

親愛的「大大」，我曉得你看這兩字心裡的不痛快，只是我倆長久以來的憂心終於成真：他們說火星文是錯的。他們設計一大串檢查，翻找寫出來說著玩巴不得把腦袋剖開來挖掉他們不懂的部位似，不吃牛雜內臟就全扔了，殺女巫啊我說。

你一定覺得很荒謬，畢竟我們是火星人啊，我懂你先別急著抗辯那是我們的溝通礙著誰了：喊著他們的作家王文興當初還寫了書「勒～」，還有那叫蕭什麼紅的用方塊字寫河洛話。我懂啊我們只是抄襲但丁莎士比亞用過的那兩下子。但現在不成，「作文」不能野。

落筆為文是一件多神聖的事情，這是正統延續的問題，生產了子孫看他們不聽話多沮喪啊。（他們的話。）接納我們火星文，不就承認他們願意和我們溝通了嗎？灰塵一直在但不代表你想接受灰塵吧，大大？你說火星人的語言竟然這麼有力量，偉大到足以變成威脅，那容我提醒你，這高估我們了。說穿了看地板髒就掃掃，充其量不過潔癖而已，你不會問掃地是對是錯吧。

不過之後的通信還是小心為上，那些行動優先思慮的不肖子弟，已經讓我們相同的靈魂蒙上陰影。當全面性的思想控制滲透進通信網絡時，就更不能暴露位置，要次要暗。張哥不是寫了暴力團叫我們要當個小六小七，就認分佈陣以待來時，字裡行間能繼續藏著密語就成了。

只是那天遇上了土星文，子姪輩會不會又來場檢查啊。

【莊人鳳／中一 B】

作文使用「火星文」是非常不恰當的！

從作文的目的來看，作文既然是要被眾人欣賞、評析的，便必須使用普遍共用的語言文字，因此作文不應使用火星文。

從文學寫作方法來看，火星文表形、音、意的方法不同於漢字，因此在創作之時，無法發揮同於使用國音創作的各種技巧，例如在修辭方面就無法使用對偶、雙關等技巧；在語法上，也容易造成閱讀混淆和誤解；在創作上限制了作者的創作技巧；在閱讀上也造成讀者的困擾。

從造字的角度來看，大部分的火星文係以圖像符號的形式流傳著，不符合漢字基本的造字與用字原則，因此也不會被納入漢語於言的體系裡。終究，火星文不過是一種流行而已，相信不多久就會像其他的流行一樣，逐漸被人遺忘了。

從語意變析角度來看，目前許多火星文符號的意義是不明確的，例如「Orz」

所代表的意義眾說紛紜，有人說是「累到不行」或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甚至是「很失敗」的意思。由此看來，對於火星文的解釋並未有嚴格精準的定義與使用規範，無論在何種語境之下都易令人混淆。言不由衷、詞不達意，實在不適合使用在寫作上。

由此觀之，「火星文」的流行，不應使用在文章創作上。要寫出一篇雅俗共賞的文章佳作，必須使用合於文法、又有明確定義規範的語言文字，否則文章既不登大雅之堂，亦無法達到抒情、議論與傳遞思想的目的。

【呂明芳／中四 C】

今年大學學測國文科題目；要學生分析「3Q得orz」是什麼意思，使火星文問題浮出檯面上。其實，「orz」一開始並不是「五體投地」的意思；是對事物無力回應，感到無奈，趴地不起。

雖然原意被曲解，已經不是人們所關切的問題。目前國人國語文能力低落，才是今天問題的所在。有人說文學是再傳統不過；在後現代表現創意、反傳統、反知識、反常理的思潮中，火星文正中這思想的下懷。藉由網路無遠弗屆，打通資訊傳遞的捷徑；為了一切都要求迅速、有效率、能明快使人瞭解，注音文、火星文、表情符號便成了網路使用者習以為常用語。

見到隻字片語的使用者，竟以為這是網路用語的主流？其實許多論壇與 BBS 皆有版規，反對使用這些所謂青少年次文化用語。屆時，它將要銷聲匿跡、轉變型態；卻有人自以為這是可以列為討論、學習的文字用語，將它列入考題中，甚至提倡火星文的好處？那麼，學校是不是都要來上火星文課？

目前提倡白話文的國家政策，也正鬧得沸沸揚揚。沒有文言文，哪來的白話文？沒有白話文，哪來的火星文？只要不符合時宜的文化，就要任憑物競天擇的結果，讓它從此滅絕？這是我們自己發起的文化革命，最後的輸家，是誰？我們心照不宣。將來的下一代，是在教育政策試驗下生長的白老鼠；一群群白胖胖的老鼠，也將如他們一身的雪白，將五千年文化轉為一張白紙，再也無力書寫。這才是真正的 orz。

【初泓陞／經三 B】

「文之為德也大矣！」中國的文字並非僅為紀錄之工具，它更屬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孔子曾贊子產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由此即可看出文字在中國所代表的精神。

常聽人說：「作文就是用文字來表達內心的感受，既然如此，用火星文更能顯現自我的想法，而且還附有圖案，那不是更好嗎？何況後世也許會將火星文列為當代之文化代表也說不定。」此論調之謬誤有二：其一，文章本身即有自己的結構、格式與精神，以圖案或注音入文，雖仍能望形〔音〕生義，但卻無精無神。假若今日使用笑臉來表示心情之愉悅，那要如何描述開朗的笑、無奈的笑、羞澀的笑、悲傷至極卻無法做出任何表情的僵笑，諸如此類皆無法用火星文來表達而

使人有所感、心有同悲呢？若今日人人皆使用火星文書寫，久而久之，將會喪失藉由文字來傳遞訊息的能力！

其謬誤之二，文化涵蓋的層面雖廣但仍有主流與次文化之分，次文化雖是文化之一環，但屬短暫且特定範圍、族群之特色。以美國的“嬉皮文化”來說，在反戰的情愫下年輕人開始嗑藥、雜交、自我放逐，就連現任美國總統布希都曾是其中一員。但隨著年齡增長，他們便回歸到主流的社會秩序中。反觀台灣的火星文又何嘗不算是一種新新類人的次文化呢？假使因為習慣使用火星文而致使書寫能力的喪失，絕非益事。故衡量其利弊得失後，可斷言以火星文寫作是不可行的。

【張哲耀／中一 C】

火星文與八足綠膚的高智能生物無關，而是崛起於網路的新興語文，在青少年階層的語言實踐中，獲得了普遍的認同，並幸或不幸地入了指考改錯題，引發偌大一場爭議。爭議的核心，與其說是城鄉學子條件迥異，構成了對網路認知的落差，毋寧是社會主流對次文化的批判與賤視——火星文是否為一種合該糾改的「錯」，讓我們從語文的本質從頭來檢討。

語言是傳遞訊息的工具，即使是「非語言」的聲音如吶喊、呻吟，也都具備表達特定感受的功能。據信語言先於文字，文字即語言的具體紀錄，經過長期發展，一度與語言分流，凝鍊成書面專用的文言文，後又在「我手寫我口」的旗幟下與語言重新會合。無論形式上有多大出入，語文的初衷與終極目的，永遠是為了解人類的溝通來服務，溝通效率才是衡量火星文唯一且最高的標準。誠然，與網路絕緣的群眾，對火星文不瞭解或不感興趣，然而網友大量採用於交談實務，並不斷推陳出新、自我發展，這種社會現象本身已經足以證成它的價值！火星文非但無罪，反而是大有功於溝通的文化資產！

日前封筆的作家倪匡，以天馬行空的科幻小說享譽海內外，旺盛的創作力更是人所敬服，但是這樣一位駕馭文字的大師，卻經常假衛斯理之口發牢騷：人類的文字實在太貧乏了！有許多複雜微妙的情感，竟遍尋不著合適的措詞！地球文字既是有時而窮，那何不借火星文來表情達意，以補倉頡之窮？

【黃子峻／政一 B】

「我思故我在」，人類離不開思考，思考離不開語言，我們都有類似的經驗：想事情時，會自然聽見內心的話語，如果閉上眼睛，甚至能清晰到化成字句。思考其實就是內化的語言、自我的對話，人類無法超越語言來思考，語言的界線，亦即思考的盡頭，精緻的語言與深刻的思考相互依存。

髒話為什麼被視為一種「惡」？樂透中獎，難掩欣悅；公車過站，忿怒不平；衰事喜事，親友前後，任何場合，都能用髒話來表達我們的感受。這種泛用性高的語言習慣固然方便，減省了措辭的心力，但是情緒的細緻起伏、觀感的微妙差別，卻全部被泯滅了！髒話，使我們不再詳加區辨「直沖雲端連續後空翻的歡

喜」、「端著關東煮感受熱度的秘密滿足」或「爽到爆」，而是一視同仁，訴諸極少數幾個字；髒話，粗魯的語言，讓我們詞彙貧乏、思考膚淺！這真是一種大罪！

風行網路的火星文，如「Orz」、「=__=」，其實就是變相的髒話，漠視發言心境的變化轉折，以簡圖亂語草率呈現，否定了作者錘字鍊句的價值，剝奪了讀者玩索體味的可能，更混亂了人類賴以「存在」的豐美語文、切當思考！當今之世，學子與大眾的中文素養日漸沉淪，有志之士挽瀾無能，已是汗顏，又怎麼忍見火星大舉入侵，而束手無言、壁上坐觀？